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上一次講到的是屬於「柔弱之惡」，都是念頭要損害別人。所以第一句講的「願人有失」，希望人有過失、損失。這個都是不好的，應該「欲廣福田，須憑心地」，這是《陰騭文》上教導的，「行時時之方便，作種種之陰功」，才對。下一句：

【毀人成功。】

見不得人好，嫉妒心，所以怕別人成功，百般破壞。像五百七十二頁，明朝的曾銑，「總督三邊」，他算是邊疆非常重要的將領，而且想要收復河套，應該是現在甘肅的地方。但是嚴嵩就嫉妒他的成功，然後就向皇上進讒言毀謗，造成曾銑、夏言這些將領都被腰斬。他是毀謗他擅自挑起邊疆的戰端，當然皇帝自己也沒有很好的去判斷、明辨。嚴嵩他就等於是惡貫滿盈，後來也被削去官職，死了，而且他的兒子世蕃也是被斬了，所以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。這是『毀人成功』的果報。下一句：

【危人自安。】

使別人陷於危險的境地，以求得自己的安穩。我們看到這些句子就想到，能夠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應該不會犯這些過錯。

【減人自益。】

減扣別人的財物，增加自己的利益。昨天也提到「損人自益，身之不祥」。人之所以造惡，一來是不明理，之後是欲望作祟，控制不住，才造成這個結果。這個例子上都說，他陷人於危險境地，結果想求得自己安穩，最後自己也是得到惡報。修因得果，你不給

人安穩，怎麼可能自己可以安穩？

【以惡易好。以私廢公。】

用自己不好的東西換取別人好的。『以私廢公』，是為了圖謀私利，不惜妨害公益。我們看到五百七十六頁，宋蘇東坡先生珍藏一個美玉，有一個讀書人叫章持，請求觀賞，後來就用一個石頭把它給換過來。蘇東坡也沒有察覺，可能蘇東坡對這些東西也並不是很貪愛。「抵黃州，發視之」，到了黃州才發現，就知道是章持換的，「但發一笑」，他也不跟他計較。沒有多久，章持就被流放死在台州，「不知美玉又歸何人矣」。『以惡易好』，雖然在這個事例上是一塊美玉，但是人有這樣的行為，一定這個貪念很難調伏，對這身外事物太貪求，不知道在多少人事境緣都會起貪念。這個都是有損自己的福報，最後，本來是當官的命，搞成這個樣子。真的，我們看這些歷史，都是小人冤枉做小人。不能以私來廢公，都要大公無私，所以為官的人都要清廉。為官三字箴言：清、慎、勤。清廉，不去貪；謹慎，因為畢竟辦的事情影響的都是大眾；然後勤勞，勤政愛民。能夠清廉就會淡泊名利，不會因為名利來廢公。

五百七十七，「宋趙抃、范鎮，以論事有隙」，這都是朝廷的大臣，剛好在議論一些重要政策的時候，有一些意見相左。後來王安石做了宰相，他就很痛恨范鎮上奏批評他。宰相肚裡要能撐船，要能夠接受別人不同的意見跟提醒；但度量不夠，反而會挑起朝廷的對立、衝突，甚至是黨爭。位置愈高造業愈重，不得不慎，我們之前最長一段是位高者的惡，所以顯然，握有權之人要修行，警覺性要更高才行。王安石趁著皇上問到說：「范鎮這個人怎麼樣？」就跟皇上說：「趙抃比較了解他。」皇上就問趙抃：「范鎮這個人怎麼樣？」趙抃說：「這個是忠臣。」皇上問：「為什麼可以知他是忠臣？」趙抃就舉例：「宋仁宗在的時候生病了，范鎮首先提出

來要立太子，能夠安朝廷社稷。而且上了十九個奏摺，然後等待皇上下令，百日，他的頭髮、鬚鬚都白了，怎麼不是忠臣？」後來趙抃退下了，王安石就對他講，說：「你不是跟范鎮有不和嗎？」趙抃就說：「我怎麼敢以私人的不和嫌隙來廢了公道？」王安石這個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所以我們辦事要秉公處理，佛門也說不以人情作佛事，這個重要。甚至於是不只不能有私心，都要做出表率來，要公而忘私。

像周邦道老校長，是我們周院長的父親，他照顧流亡學生，都是先給同學，有剩下的才給自己的孩子，假如沒有了，那就不發了，這個也教育了孩子都要為公，不能先想到私。所以為人子女者、為人下屬者，都要體恤父母、領導。領導對你比較愛護，他面對有一些公眾的事，要發一些東西，一般人情，我跟上司關係好，他發給我多一點。事實上領導愈疼愛你，你愈應該要體恤他當領導的不易，反而可以把這些獎賞都能夠讓給別人，都去肯定其他的人。但人一關係好了，就容易私情、私義出來了，甚至是親而無禮了，這個都不是正確的態度。應該愈受重用愈恭敬，愈受重用愈能夠為大局想，替領導分憂解勞，替父母分憂，而不是一得寵之後更去計較。所以我們為人處世要憑理智，不能憑感情，一憑感情，欲令智迷、情生智隔，就顛倒了。我們處世當中必然會遇到很多境界，也很難避免，都要有正確的心態面對，用善巧的方法來進退。

像「洛陽令孔翊，置火庭前」，他在自己庭院放了一個可以燒這些書信的地方，可能是一個器具，可以焚燒這些書信，只要有來私底下請託的，統統把它燒掉。然後說到：「因為當縣令的人跟老百姓是最近的，必然會有很多請託。假如順著了，那就不公平，就有偏私，以私廢公；不順從，他又會埋怨、記恨。不如這個書信都不要開，就直接燒掉。」大家也知道他都這麼做，一切沒有走後

門的，全部秉公處理，他也不知道這誰寫的。對方也知道這個規矩了，他也不會生氣說，你就只是不給我面子，不會了。所以是非曲直，秉公處理，這樣就不會以私廢公了。後生了一個兒子，十九歲就考上進士了。所以，「試看忠孝之家，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」，這是大公無私的官員後代興旺。

【竊人之能。】

偷取別人的技能，如作品、設計圖案、專利品。佛門五戒都屬於重戒，其中就有盜戒，這個都是根本戒，對人的德行都是非常有損的。所以，不只不能竊人家的能，哪怕自己有參與這個事情去付出，也都能讓功於眾、讓名於上，不只不竊、不只不貪，還要能讓。這裡都有事例，周朝發生的事例，他把別人的功勞變成自己的，孔子聽了之後，都能斷言他沒有後了，聖人他也是能洞察因果。這些事例確實我們不得不謹慎，所以佛門講要隨喜功德，那我們的功德跟他平等，何必又去偷取他的這些成就？接下來是：

【蔽人之善。】

掩蔽別人的優點或者是善行。所以我們應該是要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，不能去掩蓋別人的善。尤其現在這個時代，批評的多，讚歎的少。《了凡四訓》勸勉我們，「發一言、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就是要帶動好的風氣，和諧社會、和諧世界從我做起。所以我們要利益社會、世界，都從我們心能保持善念開始，能落實三根，落實像《感應篇》這些教誨開始。五百八十一頁，江陰有兩個讀書人負責編纂，還有「纂修縣志」。他們在工作的過程，有見到兩個有氣節的婦女她們守節的這些事情，看了覺得很平淡無奇，就把它削掉，沒有記載進去。結果城隍廟的道士夜晚就聽到兩個婦人哭泣投訴，說到：「我一生苦苦的守節，死後能載入縣志，今怎麼無端被人給削去了？」結果神明

就說：「這兩個讀書人本來是可以考上功名，考上進士的，既然他們蔽人的節義，當削其祿。」他這個福報消掉了。這兩個婦人哭泣禮拜之後走了，道士就把這個情況跟這兩個讀書人講，他們就覺得是不可靠的說法。明年考試，果然考得很不好，甚至於連他們廩生的資格都奪走了，結果他們就又很不高興、又很鬱悶，就死了。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這個故事，可以感覺縱使讀了那麼多聖賢書，能反省自己也不容易。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得要冷靜，為什麼他們讀那麼多書，但是在行為當中沒有受益？最根本的，我們說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他用的心不對。所以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說，「讀書志在聖賢，非徒科第；為官心存君國，豈計身家？」讀書的目的是要成聖賢，當然讀了就要放在心上，就能用出來；但是假如是為了功名，那真正遇事的時候，這些教誨提不起來，只是想著跟我有沒有利害關係而已。

所以這個『蔽人之善』也是個（嚴）重的品行（過失），一犯這個就損自己的福報了。所以我們看傲慢、脾氣大，這個得要對治，不然縱使都有人點化了，神明給道士講，道士又去給他們講，他們還是不能夠反省懺悔。其實佛菩薩，包含天地神祇，都是慈悲、善良，對每一個人都是愛護的，尤其佛菩薩是同體大悲，沒有偏心。那怎麼還是有人遭難，甚至於是我們自己遭難？那畢竟自作自受，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這整個人生際遇也是我們自己心變現的。他們雖然同體大悲，畢竟是我們的助緣，可是這個緣能產生多大的力量，是我們決定的。佛不度無緣之人，我們不相信，我們沒有把他們的教誨放心上，他想幫幫不上忙，只能在旁邊等待，生生世世隨逐於我，心無暫捨。就像父母一心為我們，不求我們回報，可是當我們很固執的時候，他們也只能乾著急。所以看到這些事例，也都很值得我們反思，遇到一切橫逆，反求諸

己，佛菩薩、神祇這些慈悲護佑就能夠接得上。

【形人之醜。】

就是宣傳別人的醜事。這個是有傷厚道。例子當中有一個正向的例子，五百八十二頁。「劉仲輔初婚」，他新婚，剛好有小偷到他們家，這小偷年齡還小。結果他看到是認識的人，可能是鄰居附近的孩子，就說：「你們家是貧窮吧？」就拿了兩個首飾給他，告訴他：「我不會說出去，你不要再犯了。」可能就是希望他拿去好好做個事業。後來他太太就問他：「那個人到底是誰？」但是劉仲輔說：「我已經答應他不講，不要再問了。」這個是對別人恭敬，哪怕是對一個小偷都恭敬，這是禮敬諸佛。而且也禮敬自己，因為「凡出言，信為先」，也要禮敬自己的性德。後來劉仲輔去世了，有一個人先前是無賴，後來轉成行善之人，就穿著喪服，哭得很哀痛。家裡人就猜想，可能就是當初那個年輕的小偷。後來劉仲輔的孫子璲官做到尚書，這是部長的官職，而且還追封莊襄。這是不只不形人之醜，還幫人遮醜，還幫助他，這個是難能可貴。

五百八十四頁，這個鄭瑄，我們在《彙編》已經見到他的教誨好多次了，確實對人生觀察得非常細膩、深入，從他的話當中可以懂得不少人情事理。所以這一本《彙編》，很多佛菩薩、祖師大德，還有這些大儒，甚至是古聖先王的教誨，儒釋道這些修行人的教導都在裡面。鄭瑄他的性情簡默，生活也比較儉樸，言語也比較寡言。我們說「毋多言，多言多敗」，話到口邊留半句，不要很愛講話，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」。鄭瑄曾經說到：在大庭廣眾之中，不要喜歡去議論別人的是非，一講到這個，愈講愈起勁，這樣不好。不是只是為了避免人家來嫉妒，而且是擔心會傷到人，因為在那麼多人當中，有沒有曾經做過錯事的人在其中？假如我們議論的點剛好就是他的事，那他心裡會不會不舒服，而只是不講出來？

譬如我們面對著當官的人說要清廉，剛好有人有不清廉的情況，他甚至懷疑你是不是在諷刺他，那他就會很不高興。你對大眾講交朋友要正直，底下假如不是那麼直率的人，他會不會憎恨？可能他們都覺得你是有意這麼講。所以唯有少言語，然後自己的面容舉止要和氣、謙退。怎麼做？「隨問即答者」，這樣比較進退得當。因為那是人家問的，就不會聯想好像是你意有所指。再來，縱使人家問，答也是要存忠恕之心去答，也不能苛刻，也不能對立、指責。這一段話真是深得應世之道，怎麼應對進退的道理開解得非常好。我們假如不把這段話真正好好領納在心，還是隨順我們習氣的話，有時候什麼時候得罪人自己不知道。菩薩所在之處，讓一切眾生歡喜心，我們的目標、志向就是要行菩薩道。有這個願很好，真正要落實，人情事理要懂，不然什麼時候傷到人、什麼時候得罪人都不知道。下一句：

【訐人之私。】

就是攻發指責別人的陰私、祕密。這樣不就讓人家無地自容，甚至沒有辦法在人群立足？你把人家逼成這樣，那鐵定他會懷恨來報復。而且這麼做，也與天地這種和合化育萬物不相應。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們還搞得他無容身之地，那不是觸犯天心嗎？這裡有一個例子，「蘇頌在杭州」，剛好遇到有人以私事來拜託他，「公不聽」。結果後來這個人升到很高的官，而且是擔任諫官，他就懷恨在心，就毀謗，甚至於是在皇上那裡講蘇頌的壞話。朋友就勸蘇頌：「你可以將過去他私下拜託你那個信呈給皇上。」蘇頌說：「去攻訐別人的隱私，所謂見不得人的事，那我不肯做這樣的事情。」所以這個是很有修養，別人加害於他，但是他不願意幹跟別人一樣錯誤的事情。

「虛靖真人曰：凡掩過匿非，自家不可有，為人不可無」，這

個是處世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因為對自己假如掩過匿非，我們善就不能入了，就是人家對我們的勸諫就聽不進了，我們就自欺了。但是為人不可無，因為「為人掩護」，這個是我們有度量、有盛德。就像《了凡四訓》教導我們的，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」，這個就是掩過匿非，「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」，你包容，他知道你知道，他不會放縱，但是留一條路，讓人家改過自新，這個就是厚道，所以叫盛德之事。後面舉了一個事例，唐朝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，她下令禁止屠宰。有一個官員張德，他的官職是拾遺。張德他生了一個兒子，私下就宰羊，然後請這些同仁來吃。有一個同事杜肅，就帶著肉然後上奏攻訐他，就告到武則天那裡去了。隔天武則天就對張德說：「我聽說你生了男孩很高興。」然後張德就拜謝。武則天說：「那你怎麼會有肉？」張德就叩頭承認罪過。武則天說：「我的禁止屠宰，辦吉事、凶事不算在內。但是你從今以後要招待客人，也要選擇人。」然後就把杜肅他來攻訐的這個奏表拿出來。結果杜肅就很慚愧，然後滿朝這些官員就很想唾他的臉，就是覺得他的行為很惡劣，就是私底下在攻擊同事。後來杜肅就淪落了。所以不要訐人之私，而且假如那個私，他已經是很痛苦的，甚至覺得是沒臉見人的事，你還去張揚，很可能就會讓對方憤恨到要置你於死，就麻煩了。所以要廣結善緣，不要跟人家結怨。

【耗人貨財。】

消耗或浪費別人的財物。這個其中也都有提到，比方說用計謀騙人去賭博，最後奪取人家的錢財，這都是不義之財。「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」，尤其假如搞得人家傾家蕩產，這個人家祖先跟後代都要跟你報仇。當然這些句子是很惡劣。對於我們修行人來講，雖然這麼嚴重的沒有犯，但是些許細微，有沒有私心？有沒有為了

邀功竊人之能？有沒有嫉妒，不能去隨喜讚歎別人而蔽人之善？有沒有看他不順眼，去形人之醜、去訐人之私？所以，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它把身口意三業口業是放最前面，口、身、意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？因為這個口業我們不能守，心很難清淨，因為每一天講那麼多話，心一偏可能就造口業，形人之醜、訐人之私了。「有一事而關人終身」，可能關係他一生的名譽，甚至以前犯了大的過，你去張揚它，他可能沒有重新做人的機會，所以「縱確見實聞」，你真的很確定這件事，「不可著口」，不要去講，人家說不定可以浪子回頭金不換。不要在那逞一時口舌，「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怎樣、他們家怎樣？」不要去講這個話。因為這也是一個習氣，好論人短長，都要警覺我們這些習氣，不能讓它起現行，都是一個利人、敬人之心。『耗人貨財』，其實我們假如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難免自己的比較珍惜，別人的可以比較輕率，甚至是去浪費。尤其我們接受大眾的支持、供養，可不能亂消耗大眾的心血。面對他們的支持、愛護，很多都是鄉間的老人家，他們吃的都不好，還省吃儉用供養英國漢學院。成德這個都是親自體驗到的，他們一塊、兩塊都這樣積攢起來，而且不是一次、兩次，已經堅持幾年，這些鄉間的父老都是一直在支持我們。下一句：

【離人骨肉。】

這搬弄是非，使人與至親反目分離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這個「離」，有是追逼債務，或者是官方衙役在勒索，造成人家要賣兒子、賣女兒；另外一個就是挑撥人家天倫的關係，這都算是離。我們見到人家家庭有難，應該盡力去幫助他，不要讓他們分離。所以做了這個事情，人家家庭有多少的痛苦，最後還是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。

【侵人所愛。】

侵奪別人心愛的。比方說田地、屋產、書籍，他愛好的東西，器皿、衣服、裝飾品，都是他所愛，我們又設計去搶奪。假如我們能換一個角度，假如是我們最愛的，人家來搶奪，那我們又作何感受？都能換位思考，這一念惡念就比較容易調整。

【助人為非。】

幫助別人為非作歹，這個都與善心相違背。普賢菩薩教導我們禮敬諸佛，那應該助人恢復佛性，不能助人為非；還要隨喜功德，這樣才是帶動人向善的風氣。我們縱使能力不夠，但是能時時去隨喜讚歎有能力、有福報的人，我們一樣是有功德的。

【逞志作威。】

接下來這個是「剛強暴惡」，就是非常強勢、暴戾的這些惡行。『逞志作威』，這個是放縱自己的意志，作威作福，就是行為很囂張。這裡註解講，六百零一頁，「君子正直律己，和惠待人」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「人自畏而愛之」，被我們的德行感動，他會敬畏，然後也是愛戴我們。如果是「動逞威稜，即有懾服」，縱使你把他壓制了，他也敢怒不敢言，「而人不懷德」，人家是不認可你的，甚至私底下是很怨恨你，這樣的品行怎麼有資格處在人家的上面？所以《弟子規》說，「雖貴端，慈而寬」，處在高位，怎麼樣顯得尊貴？仁慈、寬厚才是。勢服人就心不然，理服人，方無言。下一句：

【辱人求勝。】

就是侮辱他人，以求自己勝利。這個好勝也是我們在輪迴當中沾染的習氣。我們看六百零三頁說，「以理折人」，你是講道理去折服人，還怕人家有就要跟你爭個對錯的心。所以講道理還得看情況，對方能接受才能講，對方已經是要跟你辯個高下了，這個時候道理再多、再清楚，也不見得時機對頭。所以「以至扞格而不入」

，那不是爭得面紅耳赤？《增廣賢文》說，賢人爭罪，愚人爭理。「況理本屈，而強加橫辱（就是我們已經是理屈了，又很強勢、很蠻橫去侮辱他，就是要把人家壓下去），以求勝乎？魯子晉曰：恥心人皆有之，誰肯甘心受辱者？乃於此中求勝（想辱人來求勝），天道好還，辱人還自辱矣」。天道好還，我們出乎爾者，最後還是反乎爾者。這個都是比較剛強暴惡。接下來，「林退齋尚書」，他能當到部長級的官員，一定有德行、學問之外，還有很深的人生閱歷。他臨終有遺訓給子孫：「汝輩只要學吃虧。」這感嘆，「從古英雄，只為不能吃虧，害了許多事；然從古英雄，亦只為能忍辱、吃虧，成了許多事。」在佛法東傳到神州大地，印度這些高僧翻經很有智慧，在六度當中有個忍辱，其實是忍耐，但是發覺讀書人說士可殺不可辱，那就是忍再加個辱字，就是連辱都要能忍，這個六度的忍辱才修得成。「如韓信受辱胯下，吃虧極矣，後乃築壇拜將，封三齊王，淮陰少年，皆隸麾下」。他能忍，「觀德於忍，觀福於量」。由這件事來看，受辱之人，說不定哪一天他不變得富貴；而辱人之人，說不定哪一天就變成被人家侮辱了。所以好勝的人要冷靜思考，要改變這個性格。我們說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，囂張沒有落魄的久。下一句：

【敗人苗稼。】

就是損害別人的農作物。民以食為天，怎麼可以這樣糟蹋食物？而且這個稻穀，農夫要流多少汗水，還要有天地的滋養，眾緣的和合才能把穀子長好，我們還這樣去糟蹋，這是暴殄天物。六〇四倒數第二行，「清康熙丁未年」，這記載得很仔細。「湖廣鄉民李甲」，他是賣牛為業。他希望把牛養肥，每一次到了稻穀熟的時候，就趁天還沒亮，四更就讓他的牛去吃這些稻穀。牛就亂踩，而且好幾里都是這樣，都這麼幹，他習以為常。但是因為地廣人稀，沒

有被發覺。但人沒有發覺，這個天可是記載得很清楚，不只行為清楚，連念頭都能記錄。突然有一天他就被雷震死了，而且他的後背還有紅筆硃砂寫的四個字，「縱牛害稼」。這也是上天慈悲，留下這個公案，讓人莫要如此做。我們延伸開來，就是決定不能糟蹋糧食，飯菜都要吃乾淨。像印祖，他吃完飯都要加水把碗洗乾淨，一點油、一點食物的渣都不浪費。

【破人婚姻。】

破壞人家的婚姻。這個是沒有道德的事情，因為夫婦是大倫，它在五倫當中相當重要。我們看「昏義」講的，「將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廟，而下以繼後世」。所以上位者特別重視婚禮，因為「男女有別，而後夫婦有義；夫婦有義，而後父子有親；父子有親，而後君臣有正」。我們看這個發展的關係，男女有別，就互相分擔家庭的重任，互相感恩，互相感恩才能夫婦有情義、恩義。夫婦有義，而後父子有親；夫妻之間對立衝突，孩子能孝順嗎？想離開這個家的念頭都很多，因為沒有溫暖，壓力又大，常常看到吵架，都巴不得趕快離開，早點離開。所以很多家庭不和睦，這女孩子她可能就寄望，我離開這個家就會好了。但是又沒有學到倫理道德，她也不會看人，就很容易又被人家騙走，這人生就很淒慘。所以你看，夫婦有義，而後父子有親；父子有親，而後君臣有正，因為忠臣出於孝子之門。所以夫婦關係很重要，人家還沒結以前，不要去阻撓；將要結的時候，不要無風起浪；結了之後，都有兒女了，更不能去破。所以這麼做事，《彙編》講了，「其罪與殺人等」，是徒喪良心，自己去招感來大的罪孽而已。

而且這個夫婦的關係，也很可能是家裡人之間的矛盾衝突造成的。比方岳父岳母瞧不起女婿，富貴人家瞧不起媳婦貧窮，這些都會造成夫婦關係的動搖。所以這些只要是損害倫常的，罪報都很大

，我們不可不明理、不謹慎。而且這個人與人的關係，都是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，就是在一家裡的人，也離不開這四個關係。冤家宜解不宜結，這一生都要化掉，不再造新殃。這短短的一生，真的要包容、寬恕，自己看破人生，我欠人家的歡歡喜喜還，人家欠我的不要要了，莫再造新殃。所以不能隨順過去生的業力，愛緣慈悲要打破，喜歡的就對他好得不得了，討厭的就對立得很厲害，佛門說怨親平等，這個重要，所以這個包容決定不吃虧。六百零九頁倒數第三行，「何元益與趙明夫」，婚姻已經定了。後來趙女失明了，家計也零落，何元益就不履行這個約，跟單子文為親了。結果隔年「父子俱喪」，他父親跟兒子都死了。結果「趙女適士人葉惟先」，趙明夫後來嫁給了讀書人葉惟先，結果惟先這個讀書人反而考上進士。這個是自己破了自己的婚姻，都是愛慕榮華，然後不履行情義。所以其實實在講都是命中挺有福報的人，都被一念私欲、私心搞得自己家不好，還後嗣也斷絕了，真是可悲可嘆。那我們學佛了，「白衣學佛不離世法，必須敦倫盡分」，我們在跟同學、同修之間，引導人家夫妻關係、家庭關係，可不要無形當中造成人家家裡人的不和，這個就造業了，都要謹言慎行。

【苟富而驕。】

就是取非分之財致富，不知行善，反而很驕傲、奢侈。六百一十二頁，楊溪有一個富翁，他性情很貪心鄙陋，銀帛財穀愈積愈多。陳棟塘先生勸他：「積財不散，必有奇殃。何不行一、兩件布施（施捨）的善事？這樣也是長久之計。」但是他聽不進去。過了兩、三年，陳棟塘就說到：「這個人的禍將至矣。過去他只是貪心吝嗇，行為比較粗鄙；最近聽說他愈來愈放肆、驕縱、蠻橫，而且傲慢、刻剝（對人很傲慢、刻薄），無所不為，這樣的行為不是速招禍患嗎？」古代讀書人真的都能看到一個人的吉凶，後來果然被賊

所殺。所以古人說，「恭敬撙節，福之興也；驕吝傲慢，禍之機也。」禍福其實都有徵兆、都有原因，確實都是惟人自召。所以能夠真正恭敬人、愛人，慢慢就會安樂、有福報；假如是驕吝、傲慢，很快可能就會身敗名裂、家破人亡，古今太多的例證，要引以為戒。「佛言：我有二白法」，白就是善的意思，有兩個善法，能救一切眾生。「何名二白？一曰慚，二曰愧。夫子曰：行己有恥。《禮》曰：臨難毋苟免。今也苟免，而又復無恥，人斯下矣」，人就墮落了。所以有慚有愧，不斷增長善根。不管以前造了什麼惡，只要肯悔改，譬如千年暗室，一燈才照，千年之暗就俱除了，所以不能掩過飾非。這裡講到：

【苟免無恥。】

就是僥倖逃過刑罰或難關，竟還做出沒有廉恥的事情來，這個就感召禍患。古代讀書人明理，他是臨難毋苟免，他不會去因為要避難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情。六百一十四頁，宋朝范純仁，曾經跟司馬光議論朝政有不一樣的想法。後來朝廷治司馬黨，當然也是因為王安石這些人掌權，陷害司馬光跟一些同僚。「韓維以執政日，與光不合，得免」，就是韓維曾經跟司馬光先生也是在一些政策上看法相左，在這樣的時節之下，就覺得他們不是同一夥的，他就沒有被牽連。就有人勸范純仁，你可以以韓維為例，等於是替自己去辯白一下，這樣就不會被牽連。范純仁說了：我之前跟司馬光先生同朝論事，這個不合是可以接受，也很正常，和而不同；可是今天為了免於被牽連，而好像去跟他要劃清界限，他不幹這樣的事情，因為這麼一做就有愧於自己的心。寧可我是有羞恥心的來生，我也不願意是沒有羞恥心死去。結果後來還是被貶。但是古代的人他還是重視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」，才是快樂。當然也很快這個亂就平反，後來范純仁還是做到宰相。

【認恩推過。嫁禍賣惡。】

『認恩推過』，是別人所做的恩德，硬說是自己的功勞；自己有的過錯，反而推到別人的身上。其實這個還是貪著名利做出來的。所以這個名利確實不容易放下，但是也確因為名利誤了我們生生世世。有一次乾隆皇帝下到江南，好像是在鎮江口，那是在長江岸邊。剛好是法磬法師陪同皇上，皇上就問：「這一天來來往往的船隻有多少？」這個法師想都沒有想就說：「只有兩艘。」皇上說：「每天來來往往那麼多，怎麼會只有兩艘船？」這個法師說：「一艘為名，一艘為利。」不只忙忙碌碌，很可能還造下很多的罪業，這是何苦來？確實是要看破世間虛幻，過眼雲煙，就不會去爭名利。六百一十五頁倒數第三行，「宋王曾為相」（我們前面有提到，他的父親很惜字紙，孔子遣曾子來做他的孩子），就有遇到來跟他走後門，請他行個方便給他升官的，然後他一定義正嚴詞的拒絕他。後來因為他是在那個位置，也有提拔的這些人，他從來不會去給對方講是我提拔你的，他不這麼做。他的子弟說：「何不讓他知之？」王曾就說了：「用賢德的人，那個是皇上的權，我們只是協助而已。假如讓對方覺得是因為我他才能當，那就好像是讓對方對我有好感來感激我，這個就是循私情，然後是在賣人情。」這是公家、國家的事，我們只是盡力，做好是應該的。而且要把功給上、給國家，不能變成是不斷好像是提高你的聲望，這個心就都用錯了。

『嫁禍賣惡』，用這個「嫁」字，六百一十七頁，「嫁禍如嫁女於人，人亦願娶。賣惡如賣物於人，人亦願買」，這樣的存心等於是比較狠毒，這個太有心機了，所以「受報必慘，終至禍自及而惡自歸」，這麼做也是愚痴，有什麼好處？後面這些事例也是證明，歷史當中確實禍給別人、惡要給別人，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身上了。

【沽買虛譽。】

就是憑著自己的財勢、奸巧，爭得地位、獎賞等美名，這個就是名不符實。我們要知道，名者造物所忌，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，所以名也不是好東西，不要貪著。但是可以藉名，人家認可你，你多做好事，多帶動社會風氣，所以名要用在公，絕不能用在私上。我們說名不符實，必有橫禍，因為名是福，一直享虛名，福報就折，折到最後，我們說祿盡人亡。所以虛名也在耗福報，奢侈也在耗福報，最後就福報沒了，哪怕本來是八十歲的命，最後可能五十歲、六十歲就走了。都要把這些真相看清楚，就不會去貪求這些東西了。

【包貯險心。】

是包藏奸詐害人之心，這是意惡太重。所以俗話說，修橋鋪路，不如先平心地。《楞嚴經》也說，六百二十頁倒數第三行，「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，一切皆平。」所以《淨修捷要》第五拜：「一心觀禮，圓滿報身，所居之處，永無眾苦、諸難、惡趣、魔惱之名，亦無四時、寒暑、雨冥之異，寬廣平正，微妙奇麗。」那是因為心地平，平等心，感的是寬廣平正的國土，感的是一真法界。我們這個世間為什麼起起伏伏的這種地形？根源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也是心地險，所謂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所以我們都得從心地下功夫。

【挫人所長。】

是挫折別人的才能，使人不能施展。

【護己所短。】

是掩飾自己的短處，不肯認錯。『挫人所長』是嫉妒心，『護己所短』這好面子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，日日知非才能日日改過；因循苟且，就誤了自己一生。不只不要去護己所短，還能夠懺悔自己的過錯、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諫，才有福報。而我們真的能夠挫折

別人的發展嗎？其實不可能，該是人家的機會、福報，誰也破壞不了，只是徒增我們的罪業而已。

【乘威迫脅。】

仗著威勢脅迫他人要順自己的意思。這個都是剛暴，很囂張、很強勢。

【縱暴殺傷。】

放縱暴戾的心性去作惡，或者縱容惡人殺傷人物生命。比方說你養的動物你放縱牠，或者你家的僕人你放縱他，都會傷害很多的生靈。而你放縱底下的人，自己也有相當的罪過。這些都是剛強暴惡。我們看下一個乙七，這是「不惜物力」的惡。

【無故剪裁。】

一般對於這些衣食都是要有節度的，不能亂浪費。在古代，連皇后這些他們也都要講禮法，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。假如我們為了時髦，然後而剪製衣著，就浪費了這些布料，這個是有罪過的，因為做一件衣服也是很不容易的，「彼則紡織不已，猶自艱難」。所以都要珍惜物力，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；半絲半縷，恆念物力維艱」。

【非禮烹宰。】

是為自己的口腹宰殺動物，烹煮來吃。我們看六百三十一頁最後一行，「禮曰（《禮記》裡面講）：『天子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。』孟子曰。『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』蓋聖人好生，不肯暴殄物命。」這個是很重要的原則。而且還有四不食：見殺不食，聞殺不食，為我殺不食，我無事殺不食，這個是四不食戒。

【散棄五穀。】

把養人的穀物任意拋棄、不珍惜，這個也是很不妥當。還有：

【勞擾眾生。】

勞役人民，擾害百姓。甚至於是再延伸，就是讓眾生不得安寧都算。這裡註解很多，其實我們前面講到的「慈心於物」，就特別重視這個不殺。所以五戒首先就是排不殺生，這裡『非禮烹宰』，這是殺業。「散棄五穀者，多遭雷震之禍」，為什麼？剛剛講到那個放縱他的牛去吃、還有弄壞人家的苗稼，這個多遭雷震之禍，因為「蓋民以食為天」，你輕視糧食就是褻瀆上天，所以他的報就很重。你看「古者」，六百四十六頁，天子都是親自耕種，帶頭勤奮農耕，也是帶頭重視珍惜穀物，所謂粒粒皆辛苦。六百四十七頁最後一行，有一個老婦人曾經為當官的人家煮飯，做了一些飯菜都量過多，剩的她就把它倒到那個水溝裡面去。有一天病死了，又活過來說：「有兩船的遺棄食物，很臭、很髒，很難忍受。有一個人用鐵棒打我、處罰我，然後說這是我生前遺棄的、拋棄的糧食，逼我吃。我強忍著吃了幾口，肚子就脹得受不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吃完。」就很痛苦，話講完又死了。那我們也感謝這個老婦人回來把這個真相告訴陽間的人，這樣才不會這麼肆無忌憚的來糟蹋糧食。

再來，『勞擾眾生』，就是奴役人民，擾害百姓。我們看六百四十九頁，「周顏淵告定公曰」，顏夫子告訴魯定公，這個都是提醒君王好好愛護人民。舜很有善巧、也很有智慧的來運用人民的力量，但是不讓人民的體力透支，所以大家為國家付出都很心甘情願，沒有人跑掉。這個造父他也沒有跑掉的馬，他很會養馬，很會訓練、很會用馬。這個好像是有一個典故，就是好像一個人很會駕馬，剛好定公也在，顏夫子就說，他這個馬可能過幾天就跑掉了。當時魯定公還覺得，顏回是不是嫉妒人家？後來果真跑了，這魯定公，哇，他怎麼這麼會看？才去請教他，才有這段話。你把鳥逼了，逼到牠沒辦法，牠會啄；獸逼，逼到絕路了，牠會反撲過來；你

把人逼到沒辦法了，他會用欺詐的行為。就好像父母、領導，你管人管到把他壓迫到，他得騙你，他得躲避你的這些做法、這些強勢，那就不好了。「馬窮則佚」，你把馬跑得讓牠筋疲力盡了，牠受不了，牠就跑走了。所以「自古及今，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」，你把底下的人都搞得很痛苦，你在上位怎麼會安穩？唐太宗先生也講，人民就像水一樣，水可載舟，亦能覆舟，所以得民心才能得天下。這些都可以用在我們身上，我們被派負責一件事，我能不能體恤配合我工作的人？這些句子，其實不是說我們以後當官了或者有權位了才跟我們有關，不是的，那個精神每個當下都用得上。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」，恭敬，對待事情、對待人講求信用，「節用而愛人」，然後「使民以時」，使民以時就是沒有勞擾眾生。接下來乙八是「顯橫惡」，就是那個行為非常的蠻橫，不講理。

【破人之家。取其財寶。】

就是使人破產，趁機取他的財寶。這裡有個事例，六百五十一頁，元朝浙西有一個大家庭，兄弟兩個人，因為父親死了之後爭財產，有擺不平的部分。米信夫就趁這個機會挑唆讓他們兄弟上法庭相告，搞得他們家家破，然後自己去趁機霸佔他們的財產。所以兄弟都非常後悔，鬱悶死了，米信夫就富貴了二十年。我想這個是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到了至元這一年，「牽連叛案」，這個叛可不是小罪，這等於是重罪，跟叛亂有關。就被審查，是到縣衙去。結果看到這個官員長得跟這一位去世的弟弟很像，他心裡面就很驚訝、恐懼。這個官吏也是就逼他要招供，結果他就被錢都用盡了才免於遭罪。但是他又很生氣，就忿而又告縣吏，告到府，就好像現在告到市裡面去了，從縣告到市裡面去了。結果這個府吏是誰？就是這個縣吏的哥哥。更是酷刑，逼迫他承認，結果合家八口統統死在牢獄裡面。所以我們看挑唆人家兄弟不和，這個好像很隱微，偷

偷的做，但是這個心太狠毒了，所以他的果報很慘烈。怎麼可以弄得人家兄弟衝突？這樣的惡得的果報都是加倍的。這個是『破人家，取其財寶』。

【決水放火。以害民居。】

就是破壞堤防或放起大火，造成別人家宅損害、生命死傷，這個罪過就很大。我們看六百五十二頁，元長春真人丘處機，他就講，「修橋補路，拯溺救焚」。你看一個橋多少人得方便；你看能把火災滅掉，多少生靈昆蟲免於死亡，這個「皆大方便事」。「富貴者行之，德廣報豐；學道者行之，功全行滿；若力薄者行之，尤為難事（難行能行），難事能行，功德十倍矣」。

這節課就跟大家先交流到這裡。可能大家就可以先準備口試、準備論文，成德可能再花個兩次，兩節課把它說完，你們有空再看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